

【战争的艺术】



李靖的 JUNSHI ZHIHUI

LIJING DE

军事智慧

李靖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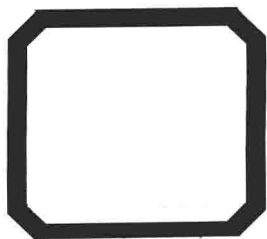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战争的艺术

李靖的军事智慧

唐太宗李卫问对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靖的军事智慧: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/(唐)李靖著;王军译. —长春: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602-7337-2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②王… III. ①兵法—中国—唐代
IV. ①E892. 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79651号

☐责任编辑: 张 曼 ☐封面设计: 袁 野

☐责任校对: 陈国良 ☐责任印制: 柴 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118号 (邮政编码: 130117)

电话: 0431-84568099

邮购热线: 010-80852735

网址: <http://www.nenup.com>

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

2012年0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幅面尺寸: 170 mm × 230 mm 印张: 8 字数: 302千

定价: 2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出版说明

在汗牛充栋的中华古籍文献中，有一类不得不提的，那就是兵法。这些在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瑰宝，产生了无数的军事至理名言，至今仍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之光。

“兵者，诡道也”，孙子的这句名言很好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思想的核心，那就是“谋略”：上兵伐谋、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。在现代军事条件下也许这些都已不堪大用，但对于我们研究历史、学习古人的思想方法以及在现代的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中，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。

中华文明起源较早，随着商代甲骨文字的诞生，文字记述开始发展，到了西周时期，开始出现正式的文字文献。这时兵法书籍的代表人物便是吕尚。吕尚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或姜太公，他辅佐文王灭商建周，是杰出的韬略家、政治家和军事统帅，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，儒、道、法、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，被尊为“百家宗师”。他留下的兵法典籍包括《六韬》、《太公阴谋》、《太公金匮》、《群书治要六韬》、《太公兵法》，其军事韬略、战争谋略、战法战术、军队建设、战争准备等思想高明、深邃，奠定了他作为兵家鼻祖和千古武圣的地位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混战、百家争鸣，兵法著述也进入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刻。先后问世的兵法书籍精辟深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春秋晚期孙武作《孙子兵法》，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。《孙子兵法》的内容，包括对战争、军队的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战略、策略、作战原则、方法等，里面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。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自称鬼谷先生的王诤作《鬼谷子》。鬼谷子是纵横家之鼻祖，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，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，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，故此对《鬼谷子》一书推崇者甚少，但《孙子兵法》侧重于总体战略，而《鬼谷子》则专于具体技巧，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。

稍后的战国时代，卫国人吴起写《吴子》，《吴子》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，宋代颁定的“武经”之一，与《孙子兵法》并称，军事思想颇为丰富。齐国人孙臧作《孙臧兵法》，《孙臧兵法》古称《齐孙子》，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，也是《孙子兵法》后“孙子学派”的又一力作。此外，范蠡的《范子计然》，尉繚的《尉繚子》等都是著名的兵书。

汉代的黄石公是又一个兵法大家。他的《三略》也叫《黄石公三略》，杂采儒

家的仁、义、礼；法家的权、术、势；墨家的尚贤；道家的重柔；甚至还有谏诤之说。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，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。传说此书黄石公传授给张良，为刘邦建汉立下了不灭之功。后世流传的还有黄石公的《素书》。此外，汉初曹错的《言兵事书》是针对当时匈奴犯境而提出的军事对策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。诸葛亮有《将苑》、《阴符经》、《武侯八阵兵法辑略》、《便宜十六策》等。其中《将苑》又称《武侯将苑》、《武侯心书》、《新书》等，以为将之道为核心，展开论述，内容涉及择将之道、为将之道、用兵之道、取胜之道等多个方面。曹操有《孙子略解》即《孙子注》，它开创整理注释《孙子》十三篇的先河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。

晋初司马彪《战略》一书，是汉语“战略”一词的最早起源。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有《握奇经》又名《握机经》，是中国古代八阵布列的兵书。南朝陶弘景《古今刀剑录》为研究我国古代刀剑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

唐宋时期。李靖录有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和《卫公兵法辑本》。唐李筌的《神机制敌太白阴经》论述战争成败，含丰富内容。北宋何去非《何博士备论》为宋代重要兵书，分别论及先秦至唐代重大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，多有卓识，论理雄辩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曾公亮、丁度主编的《武经总要》是北宋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，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。南宋陈规《守城录》是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。南宋陈傅良《历代兵制》阐述了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和发展。

历史车轮进入明清。刘基的《百战奇略》总结了前人的战争经验，是中国古代享誉很高的一部著名军事理论书籍。民族英雄和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撰写的重要兵书《练兵实纪》是戚继光练兵实践经验的总结。明末何守法的《投笔肤谈》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。明末清初王余佑《乾坤大略》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。

除此之外，历史上散见的兵法类书籍更是不胜枚举。如《三十六计》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，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。还有非专著类的各种论述军事思想、作战战略和战术战法等的文章篇目。

汇编这套《战争的艺术》丛书，不仅是为了更好的弘扬我国历来的优秀军事著作和灿烂的古代文化，更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瑰宝。

编者

2012年3月



目录



唐太宗李卫问对	1
概 述	2
卷 上	4
卷 中	12
卷 下	19
卫公兵法辑本	25
卷上 将务兵谋	26
卷中 部伍营阵	36
卷下 攻守战具	50



鬼谷子	59
概 述	60
捭阖第一	63
反应第二	71
内捷第三	77
抵隙第四	81
飞钳第五	85
忤合第六	89
揣篇第七	93
摩篇第八	97
权篇第九	102
谋篇第十	108
决篇第十一	115
符言第十二	118

唐太宗李卫问对

經曰：天國地方，本于附屬。初經創始，必先安民。安民之道，在於察其情。情之所至，物之所生。万物因阴阳而生之。天地之心，以育萬物。故曰：物有何情哉？



概述

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又称《李卫公问对》，简称《唐李问对》。旧题李靖撰。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此书的记载，所以许多人怀疑此书是伪作。北宋陈师道等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，元朝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震等人所校正。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熟悉唐太宗、李靖思想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论编写的，系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，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，包括军制、阵法、训练、边防诸问题，但主要讨论作战指挥。

该书体裁是传统的问答式，全书共有98次问答。这种体裁结构虽松散，但论及之处颇为广泛，并常旁征博引，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臧否。虽是问对，却是有问无对。唐太宗本是一位娴于骑射、富有疆场战斗经验的马上君主，而李靖又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家，他

们之间的问对，往往能相互引发，启迪军事思维。譬如李靖对用兵“奇正”的独到见解，则是与唐太宗思维碰撞之中产生的。

可见，问对论兵模式本身具有优点，也是古代文人对戎事笔录的一个传统。

该书的另一特点，是详举战例研究战争的方法，将抽象的军事理论具体化，如该书引用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树机能使用八阵图、偏箱车的战例，得出“正兵古人所重”的结论；或先举理论，再依战例阐明，如李靖对分合作战原则的阐述。该书开史论结合研究军事之先河，影响后世兵书一般都以详举战例为特点。

该书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教育与管理。强调将帅要深晓兵法，“教得其道，则士为乐用；教不得法，虽朝督暮责，无益于事矣”。提出训练要由少及多、由简单到复杂，循序渐进，还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，区别对待。

该书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，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，备受历代的重视，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收入到《武经七书》中，作为武学科举的必读教材。南宋戴少望《将鉴论断》称其“兴废得失，事宜情实，兵家术法，灿然毕举，皆可垂范将来”。

该书另一重要贡献在于，对《孙子兵法》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，例如奇正、攻守、虚实、主客，着重探讨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。对阵法布列、古代军制、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。

上卷——主要论述奇正关系

中卷——主要论述各种阵式的演练和实战

下卷——主要论述指挥作战的原则



卷上



太宗曰：“高丽数侵新罗，朕遣使谕，不奉诏，将讨之，如何？”

靖曰：“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，谓中国无能讨，故违命。臣请师三万擒之。”

太宗曰：“兵少地遥，以何术临之？”

靖曰：“臣以正兵。”

太宗曰：“平突厥时用奇兵，今言正兵，何也？”

靖曰：“诸葛亮七擒孟获，无他道也，正兵而已矣。”



太宗曰：“晋马隆讨凉州，亦是依八阵图，作偏箱车。地广，则用鹿角车营；路狭，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。信乎，正兵古人所重也！”

靖曰：“臣讨突厥，西行数千里。若非正兵，安能致远？偏箱、鹿角，兵之大要：一则治力，一则前拒，一则束部伍，三者迭相为用，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。”

太宗曰：“朕破宋老生，初交锋，义师少却。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，横突之，老生兵断后，大溃，遂擒之。此正兵乎奇兵乎？”

靖曰：“陛下天纵圣武，非学而能。臣案兵法，自黄帝以来，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。且霍邑之战，师以义举者，正也；建成坠马，右军少却者，奇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彼时少却，几败大事，曷谓奇邪？”

靖曰：“凡兵以前向为正，后却为奇。且右军不却，则老生安致之来哉？法曰：‘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。’老生不知兵，恃勇急进，不意断后，见擒于陛下。此所谓以奇为正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去病暗与孙、吴合，诚有是夫！当右军之却也，高祖失色，及朕奋击，反为我利。孙、吴暗合，卿实知言。”

太宗曰：“凡兵却皆谓之奇乎？”

靖曰：“不然。夫兵却，旗参差而不齐，鼓大小而不应，令喧嚣而不一，此真败却也，非奇也。若旗齐鼓应，号令如一，纷纷纭纭，虽退走，非败也，必有奇也。法曰：‘佯北勿追。’又曰：‘能而示之不能。’皆奇之谓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邑之战，右军少却，其天乎？老生被擒，其人乎？”

靖曰：“若非正兵变为奇，奇兵变为正，则安能胜哉？故善用兵者，奇正在人而已。变而神之，所以推乎天也。”

太宗俛首。

太宗曰：“奇正素分之欤，临时制之欤？”

靖曰：“案《曹公新书》曰：‘己二而敌一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；己五而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。’此言大略耳。唯孙武云：‘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’斯得之矣，安有素分之邪？若士卒未习吾法，偏裨未熟吾令，则必为之二术。教战时，各认旗鼓，迭相分合，故曰分合为变，此教战之术尔。教阅既成，众知吾法，然后如驱群羊，由将所指，孰分奇正之别哉？孙武所谓‘形人而我无形’，此乃奇正之极致。是以素分者，教阅也；临时制变者，不可胜穷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深乎，深乎！曹公必知之矣。但《新书》所以授诸将而已，非奇正本法。”

太宗曰：“曹公云：‘奇兵旁击。’卿谓若何？”

靖曰：“臣案曹公注《孙子》曰：‘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。’此与旁击之说异焉。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，将所自出为奇，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？”

太宗曰：“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奇；吾之奇，使敌视以为正，斯所谓‘形人者’欤？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变化莫测，斯所谓‘无形者’欤？”

靖再拜曰：“陛下神圣，迥出古人，非臣所及。”

太宗曰：“分合为变者，奇正安在？”

靖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。故正亦胜，奇亦胜。三军之士，止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，非变而能通，安能至是哉？分合所出，唯孙武能之，吴起而下，莫可及焉。”

太宗曰：“吴术若何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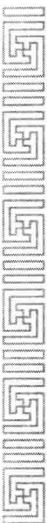
靖曰：“臣请略言之。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。起曰：‘使贱而勇者前击，锋始交而北，北而勿罚。观敌进取，一坐一起，奔北不追，则敌有谋矣。若悉众追北，行止纵横，此敌人不才，击之勿疑。’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，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卿舅韩擒虎尝言，卿可与论孙、吴，亦奇正之谓乎？”靖曰：“擒虎安知奇正之极，但以奇为奇，以正为正耳。曾未知奇正相变，循环无穷者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古人临陈出奇，攻人不意，斯亦相变之法乎？”靖曰：“前代战斗，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，以片善而胜无善，斯安足以论兵法也？若谢玄之破苻坚，非谢玄之善也，盖苻坚之不善也。”太宗顾侍臣检《谢玄传》。阅之曰：“苻坚甚处是不善？靖曰：“臣观《苻坚载记》曰：‘秦诸军皆溃败，唯慕容垂一军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，垂子宝劝垂杀坚，不果。’此有以见秦师之乱，慕容垂独全，盖坚为垂所陷明矣。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，不亦难乎？臣故曰无术焉，苻坚之类是也。”太宗曰：“《孙子》谓‘多算胜少算’，有以知少算胜无算。凡事皆然。”太宗曰：“黄帝兵法，世传《握奇文》，或谓为《握机文》，何谓也？”靖曰：“奇，音机，故或传为机，其义则一。考其词云：‘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机。’奇，余零也，因此音机。臣愚谓兵无不是机，安在乎握而言也？当为余奇则是。夫正兵受之于君，奇兵将所自出。法曰：‘令素行以教其民者，则民服。’此受之于君者也。又曰：‘兵不豫言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’此将所自出者也。凡将，正而无奇，则守将也；奇而无正，则斗将也；奇正皆得，国之辅也。是故握机握奇，本无二法，在学者兼通而已。”太宗曰：“陈数有九，中心零者，大将握之，四面八向，皆取准焉。陈间容陈，队间容队；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；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；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；敌冲其中，两头皆救。数

起于五，而终于八，此何谓也？”靖曰：“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。臣尝教阅，必先此陈。世所传《握机文》，盖得其粗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斯八阵何义也？”靖曰：“传之者误也。古人秘藏此法，故诡设八名尔。八阵本一也，分为八焉。若天、地者，本乎旗号；风、云者，本乎幡名；龙、虎、鸟、蛇者，本乎队伍之别。后世误传，诡设物象，何止八而已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数起于五，而终于八，则非设象，实古制也。卿试陈之。”靖曰：“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，因以制兵。故井分四道，八家处之，其形井字，开方九焉。五为陈法，四为间地，此所谓数起于五也。虚其中，大将居之，环其四面，诸部连绕，此所谓终于八也。及乎变化制敌，则纷纷纭纭，斗乱而法不乱；混混沌沌，形圆而势不散；此谓散而成八，复而为一者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深乎，黄帝之制兵也！后世虽有天智神略，莫能出其阃阃^①，降此孰有继之者乎？”靖曰：“周之始兴，则太公实缮其法：始于岐都，以建井亩，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百（千）人，以立军制；六步七步，六伐七伐，以教战法。陈师牧野，太公以百夫致师，以成武功，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。周《司马法》，本太公者也。太公既没，齐人得其遗法。至桓公霸天下，任管仲，复修太公法，谓之节制之师，诸侯毕服。”太宗曰：“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，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。诸葛亮王佐之才，自比管、乐，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。但周衰时，王不能用，故假齐兴师尔。”靖再拜曰：“陛下神圣，知人如此，老臣虽死，无愧昔贤也。臣靖言管仲制齐之法：三分齐国，以为三军；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军。亦由《司马法》一帅五旅，一旅五卒之义焉。其实皆得太



公之遗法。”太宗曰：“《司马法》，人言穰苴所述，是欤？否也？”靖曰：“案《史记·穰苴传》，齐景公时，穰苴善用兵，败燕晋之师，景公尊为司马之官，由是称司马穰苴，子孙号司马氏。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，又述穰苴所学，遂有《司马穰苴书》数十篇。今世传兵家流，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皆出《司马法》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汉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今失其传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；韩信所学，穰苴、孙武是也。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。”太宗曰：“何谓‘三门’？”靖曰：“臣案《太公谋》八十一篇，所谓阴谋，不可以言穷；《太公言》七十一篇，不可以兵穷；《太公兵》八十五篇，不可以财穷。此三门也。”太宗曰：“何谓‘四种’？”靖曰：“汉任宏所论是也。凡兵家流，权谋为一种，形势为一种，及阴阳、技巧二种，此四种也。”太宗曰：“《司马法》首序蒐狩^②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顺其时而要之以神，重其事也。《周礼》最为大政：成有岐阳之蒐，康有酆宫之朝，穆有涂山之会，此天子之事也。及周衰，齐桓有昭陵之师，晋文有践土之盟，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。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。假之以朝会，因之以巡狩，训之以甲兵，言无事兵不妄举，必于农隙，不忘武备也。故首序蒐狩，不其深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：‘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。’此亦得周制欤？”靖曰：“案左氏说：‘楚子乘广^③三十乘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。军行右辕，以辕为法，故挟辕而战，皆周制也。’臣谓百人为卒，五十人曰两，此是每车一乘，用士百五十人，比周制差多尔。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，甲士三人。以二十五人为一甲，凡三甲，共七十五人。楚山泽之国，车少而人多。分为三队，则与周制同矣。”太宗曰：“春秋荀吴伐狄，毁车



为行，亦正兵欤，奇兵欤？”靖曰：“荀吴用车法耳，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。一为左角，一为右角，一为前拒，分为三队，此一乘法也，千万乘皆然。臣案《曹公新书》云：‘攻车七十五人，前拒一队，左右角二队；守车一队，炊子十人，守装五人，厩养五人，樵汲五人，共二十五人。攻守二乘，凡百人。’兴兵十万，用车千乘，轻重二千，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。又观汉魏之间军制：五车为队，仆射一人；十车为师，率长一人；凡车千乘，将吏二人。多多仿此。臣以今法参用之：则跳荡，骑兵也；战锋队，步骑相半也；驻队，兼车乘而出也。臣西讨突厥，越险数千里，此制未尝敢易。盖古法节制，信可重焉。”太宗幸灵州回，召靖赐坐曰：“朕命道宗及阿史那杜尔等讨薛延陀，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，朕皆从其请。延陀西走，恐为后患，故遣李勣讨之。今北荒悉平，然诸部蕃汉杂处，以何道经久，使得两全安之？”靖曰：“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，凡置驿六十六处，以通斥候^④，斯已得策矣。然臣愚以谓，汉戍宜自为一法，蕃落宜自为一法，教习各异，勿使混同。或遇寇至，则密敕主将，临时变号易服，出奇击之。”太宗曰：“何道也？”靖曰：“此所谓‘多方以误之’之术也。蕃而示之汉，汉而示之蕃，彼不知蕃汉之别，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。善用兵者，先为不可测，则敌乖其所之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正合朕意，卿可密教边将，只以此，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。”靖拜舞曰：“圣虑天纵，闻一知十，臣安能极其说哉？”太宗曰：“诸葛亮言：‘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败也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胜也。’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。”靖曰：“武侯有所激云尔。臣案《孙子》曰：‘教道不明，吏卒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’自古乱军引胜，不可胜纪。夫教道不明者，言教阅无古法也；吏卒无常者，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；乱军引胜者，言己自溃败，非敌胜之也。是以武侯言：